

江苏公安作家丛书

焦卫国 / 著

风雨城关

风雨城关



群众出版社

江苏公安作家丛书

焦卫国 / 著

风雨城关

风雨城关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城关 / 焦卫国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3

(江苏公安作家丛书)

ISBN 978 - 7 - 5014 - 5285 - 9

I. ①风… II. ①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1974 号

风 雨 城 关

焦卫国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印 张: 10.2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5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285 - 9

定 价: 40.00 元

网 址: www.qzcbbs.com

电子邮箱: qzcb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期待江苏公安文化的春天

祝春林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文化强警战略的重要时刻，《江苏公安作家丛书》编辑出版了，这是江苏公安文化建设取得的又一显著成果。

公安工作的根基在基层，公安文化的根基也在基层。多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在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的同时，牢固树立文化育警理念，积极探索具有时代特征、体现警察特色的公安文化建设新路子。各级公安文联紧紧围绕公安中心任务，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培养公安文艺人才，为推进公安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江苏公安文联成立六年来，在江苏省公安厅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确立了“打基础、上台阶、求发展”的工作思路，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成立了五个门类的专业协会，实现了十三个地级市公安文联组织的全覆盖，赢得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基层民警的普遍赞誉。

这次编辑出版《江苏公安作家丛书》，是江苏公安文联推进公安文化建设、繁荣公安文学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既是对最近

一个阶段江苏公安文学创作的一次汇集和展示，又是对今后江苏公安文学发展的一次激励和引导；既是对基层公安文学人才的扶持和帮助，又是对涌现更多公安文化人才的期待和呼唤。相信本书的出版，能对宣传江苏公安在新一轮平安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进一步弘扬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增进社会各界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发挥重要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也对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公安文化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衷心希望江苏公安文联进一步提高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支持、积极鼓励、正确引导公安文学创作，努力为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创作条件和环境，推进公安文艺创作和公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热切期望广大公安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警察行业独特魅力的、思想性和文学性俱佳的精品力作。

我们期待，江苏公安文化繁花似锦、万紫千红的春天早日到来；我们深信，江苏公安文化一定会成为全国公安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派壮美秀色。

是为序。

2014年10月10日

（序作者系全国公安文联主席）



由于人类的污染，地球上空的大气保护层被破坏，产生了可怕的温室效应，引起海水温度上升、海平面上涨、极地和高原冰盖消融……能让肉眼凡胎的人类直接感觉到的，是鲸鱼频频冲滩自杀、海豚结伴集体死亡、火山爆发、海啸肆虐……还有“厄尔尼诺”、“拉尼娜”，甚至你都不知道该称呼它们“先生”还是“小姐”，就接踵而至，危害人间。人类自己也不消停，主义、真理、人权、自由，比不出嗓门大，就得看肌肉。这边局部战争、恐怖袭击血肉横飞，那厢种族清洗、边境冲突狼烟四起……

赵新军放下报纸，立刻从纷扰的漩涡中回到自己的现实世界中来。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国北方一个古老城市中的一个区级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副队长办公室里。分局李局长已经找他谈过话，所有工作已经移交完毕，同事们的祝福、恭贺择日还要在酒桌上重新演绎。此刻，他要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等着分局大

院里响起那听了十几年的下班铃声。仔细想想，他还真记不起分局大院上下班的铃声是个什么调调，因为对刑警而言，从来就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只要案件需要，随时都是工作时间。现在，他却必须等待这个铃声，因为妻子毛丽给他打过电话了，要他下班之后立即回家。回家干啥，她没说。她不说，他也知道，肯定是整景呗，由她去吧。他也觉得自己应该回家一趟，好好做些准备工作。对于一个端公家饭碗的人来说，工作单位的调动、职务上的变化，可能决定着今后事业上的兴衰成败，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折。既然如此，他的慎重也就不是多余的了。

—

毛丽在厨房一阵煎炒烹炸，手脚麻利地整出一桌酒菜，碗碟杯盏摆放齐整。她一边冲书房吆喝“军哥——吃饭了”，一边支使着儿子：毛蛋，快把你爸拽来，他又犯傻呢！

赵新军正在“做功课”，桌子上摆满了城关派出所的资料，有历年的刑事案件发破案、打击处理人员、治安案件立案查处等各种统计报表，也有各年度的工作总结。他已经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下了不少数据。

三岁多的儿子怯生生地走进书房，小手扒着书桌，两只黑扣子似的眼珠骨碌骨碌地打转。

毛蛋，妈妈叫你干啥来啦？赵新军搂住儿子亲了一口，尽量使自己放松一些，表情温和一些。儿子不说话，同样贴着爸爸的脸颊亲了一口。他双手托起了儿子的小脸。不知为什么，儿子对他总是若即若离，不显亲热。毛丽说过他：都是你这张臭脸子，成天跟南极似的，满脸挂着冰碴子，谁敢跟你亲近！

毛丽，啥日子摆这一桌好菜？今天我老赵沾谁的光呀？赵新军抱起儿子，来到餐桌旁坐下，难得用这种语气跟老婆说回话。



去去去，装啥装？最烦你这种人，心里贼乐贼乐，嘴上还不当回事，大老假！毛丽皱着小巧的鼻子，拿起一瓶啤酒砰地打开，倒满了两只玻璃杯。

来，军哥，祝咱家军哥官运亨通、前程似锦！毛丽高高地举着杯子，伸过来，要跟他碰杯。

哎，慢着！他伸手拦住她：毛丽，说谁呢？谁装呢？谁贼乐贼乐？他用大拇指指着自己。你说说，我今年多大了？都三十九了！三十九岁当个所长，还贼乐贼乐？骂我呢吧！这回局里跟我一批下文的，哪个不是三十刚出头！最年轻的才二十七！你说说，都奔四的人了，我还有乐吗我？你当我是阿Q啊！他额角暴起了青筋，自己端起杯子，咕嘟咕嘟一饮而尽。

军哥！毛丽依然兴致勃勃，重新为男人满上，自己端起杯子坚持要跟他碰一个：俺才不管你奔四奔五的，反正俺老公升官了，俺心里就高兴。人家姜子牙还八十了呢，不照样钓鱼台上封侯拜相嘛！毛丽在市里的曲艺团唱过几年琴书，单位解散了，才分到新华书店卖书。以前唱过的戏文，她还记得。

来来来，碰就碰！赵新军不愿跟她多纠缠，举起酒杯砰地跟她碰了个山响，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又是一杯。

儿子有点儿害怕，偷瞄着爸爸，捧着自己的小碗悄悄地往妈妈跟前一点儿一点儿地挪。

毛丽见男人干了，自己也不甘示弱，粉颈轻仰，同样一饮而尽。两个人起了酒兴，你来我往地拼起酒来。喝到最后，毛丽粉面桃花、双眸蒙眬，嘟嘟囔囔地握着酒瓶，倒满了杯子还要再干：来，军哥，端起来！俺不管你咋想，俺毛丽在书店，也能挺直了腰。当年俺毛丽二十三岁的“黄瓜扭儿”，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黄花大闺女？嫁给你，俺认了。她们都说呢，说所长乌纱小。她们娘们儿懂个啥！咱是一方诸侯。哎，诸侯，你知道吗？戏文里“烽火戏诸侯”的那个诸侯，知道了吧！老天爷在上，俺毛丽

的眼不瞎吧，军哥！咱说好了，这所长，权当给俺毛丽当的。哼，气死那个有眼无珠的坏女人！

赵新军啪的一声把杯子蹾到桌上。他最不能忍的就是拿他的前妻说事，一腔怒火直往头上蹿。他虽然怨恨那个女人，却不容许别人去伤害她，尽管那个女人曾经深深地刺伤了他的心，极大地伤害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

毛蛋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眼里充满了恐惧，鼻翼剧烈地抖动着，小嘴一撇一撇的，马上就要哭出声来……

对赵新军来说，城关派出所并不陌生。和在分局其他派出所一样，他这个分局刑警队的“队副”经常跑来出现场、搞会审、办专案，或代人办个户口什么的，来来往往都很熟悉。

一大早，他在城关所大门外那棵有些沧桑的老榆树下放好了摩托车。这棵刚刚萌芽的大树，已经成了城关所的地标。一抬头，门楼上写有“城关派出所”字样的白底黑字的木牌映入眼帘，他心里骤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说不清那种感觉是什么，只觉得自己的心跳突然变得沉重、吃力了。就连那有些破旧的门楼子，此时都显得格外扎眼。不难理解，以往进进出出，他只是一名过客。现在不同了，这儿以后就是他的家。谁不在意自己的家呢？他决定抽空先把这个门楼子修整修整——面子无小事，一个单位的形象要从第一印象抓起。

民警们挤坐在一楼那间五十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与新来的所长、指导员大眼瞪小眼地相互打量着。其实，平日大家都厮熟，一个分局拢共二百多号人，谁不知道谁呀！只是在今天这一特定时刻、特定关系下，彼此间才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

所长、指导员似乎都不想发表什么“就职演说”，各自介绍了一番之后就结束了。指导员冲所长一甩下巴：走，新军，咱上楼商议商议。赵新军看看他，起身跟在后面，俩人一前一后地上



楼去了。

大办公室里的人保持静默，大家不能相信两位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次见面会竟然如此草率。这就结束了？以前可不是这样。前任那位胖指导员就连自己的半年度个人工作总结，都能在会上念到第一百零八条，多亏下班铃及时雨般地响起，他才悻悻地扬起手中厚厚的一沓材料，连说“便宜你们了”……

两个人在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坐下，指导员扔过来一支“三五”，赵所长接过来看了看，放在茶几上。指导员自己点上一支，拿烟冲他指指：新军，还没练会？

赵所长摇了摇头。指导员直呼其名，他听着很刺耳。他从茶几底下摸出一张不知什么时候的报纸，似乎十分专注地看着。但在他的第六感中，有一双锐眼雷达般地上上下下扫描着这位忙于沏茶的指导员。

指导员很年轻，瘦小的身材，一头短发，非常精神。最显著的特征是不算太大的眼睛上面那一双浓浓的剑眉和白净的皮肤。

新军，咱俩搭班子，你这当哥的以后多关照呀！指导员把茶杯递了过来。

我算啥当哥的呀！指导员，你见外了吧。赵所长低头呷了一口茶。

哎，你甭谦虚！新军，今年三十九了吧！我二十七。嘿，你比我整整大一轮哩！再说了，我刚毕业时，还跟你实习过呢！老大哥加师傅，你看看，咱这关系铁的！

指导员说的没错，他是跟赵新军实习过。不过，在刑警队那帮天天显得兴奋过度的年轻人中，他并没有给赵新军留下太深的印象。

说这些干啥！指导员，你是春风得意、前程远大。我嘛，年



龄在这儿了，人老珠黄，还有几天干头？赵所长的眼珠仍然盯在报纸上。

哎，新军，说这话可不是你的脾气！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草绳上的蚂蚱，要好大家好，要玩儿完都玩儿完。说啥也不能跟他们一样。真栽跟头，三年五年都甭想翻身。

赵所长知道他所说的“他们”，是指这个所的前任所长和指导员。这两个人活像前世的冤家，成天闹腾得跟乌眼鸡似的。分局领导被他们折腾得忍无可忍，连打三次报告给市局，让他们双双免职走人。

三五年……过三五年我就是三十一二岁了？指导员伸出三根手指，惊讶地望着他，表情有些夸张。

赵所长动了动嘴唇，没说什么。他端起茶杯咕嘟就是一口，热茶烫得嗓子眼儿生疼。在刑警队，虽然他平时不言不语，但所有人都知道他绝不是个吃亏的主儿。平时，他喜欢较个真儿，因此而得罪过不少人。

二

开晨会时，赵所长向全所民警宣布了两件事。一是从今天起，每天早上八点整由值班所长点名记考勤。下午五点半，全体人员回所集中，各自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二是城关所要在全市开展的“三大战役”中连夺第一！

所谓“三大战役”，是指市局自三月份起组织的“春季侦破攻势”、“夏季治安整治”和“秋季严防严打”这三项百日竞赛活动。赵所长强调，不要考虑第二——除了第一名，其余都是失败者！

指导员随后通报了新班子的分工情况。他说，赵所长负责全面工作，主抓业务。我主管政工工作，并协助所长做好其他工



作。同时，根据市局提出的领导干部“一职双责”的要求，赵所长既要抓好业务，又要对本所的民警队伍负责。我呢，同样要为业务工作把关尽责。

对三名副职分管的基础、治安、刑侦、联防等各项工作的安排和调整，由赵所长一一作出了说明。

会后，赵所长把警长以上干部叫到二楼办公室，研究下一步需要落实的问题。小何跑回自己屋里，找出会议记录本，并顺手拎上来一把折叠椅，靠门口坐下。

赵头，你刚才讲拿第一，是真的还是假的？警长大李刚坐下就忍不住发问。

你说呢？赵所长沉下脸来。

大李不在乎这个，伸手抹一把油光光的圆脸，眯缝起那双小眼，上下打量着赵所长。

大李，有话就说！指导员扔过来一支烟。

嘿嘿，其实也没啥说的。我的意思是，咱们近几年在分局十个所范围内的排名，想必你们二位都清楚。就算新官上任三把火，也不能脱离实际，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吧！大李话音未落，大家就一阵哄笑。单冲他那二百来斤的块头，说这话就有点儿“秃子骂和尚”的意味。

笑够了吧！咱这身肉可不是吃出来的！喝口凉水都长膘，有啥法？大李皮笑肉不笑地拍拍自己的肚子，朝屋顶徐徐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儿。

都觉得这事有点儿玄，是吗？指导员瞟了一眼赵所长愈加阴郁的脸，把话题揽了回来。

这样吧，我先说一下。刚才大李的疑问，恐怕在座的心里都有。我先说说，为什么非要拿这个第一不可？！指导员一扫刚才的笑容，神情凝重起来。

其实，我们的动机很简单。因为当前入党提干、立功受奖、

评先创优，从来都是优先考虑最好的、拔尖的！咱们所以前虽然属于后进之列，但我们的实力并不差，论规模，也算个大所了。咱们既然提出要打翻身仗，就要彻底翻身，当然要争这个第一了。大家想想，局长平时大会小会地表扬谁？当然是拿第一的啦！在竞赛场上，没有第一、第二，只有胜利和失败。咱们这不是竞赛吗？我说句没有水平的话，咱们只有拿下第一，大家才能名利双收！

指导员的话很有煽动性。大家虽然没说话，但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有把火正从每个人心底燃起来，大家的血液在沸腾。

这气氛，指导员自然感觉到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浓眉一扬：当然，光说大话也不行。新军跟我聊了好几天，我认为他的思路很周密，很实际，也很可行！只要我们大家上下一心，坚决按照计划去做，我敢说拿第一绝不是句空话！

指导员掐灭烟头，一手撩起敞开的警服，卡在腰间，一手按在桌上，慷慨激昂地说，这样吧，我代表所长向大家表个态。如果拿不了第一，我们两个双双打辞职报告，卷铺盖走人！

赵所长抬头看了指导员一眼，目光诧异。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他只好附和着点点头表示赞同。

小何在指导员的讲话记录后面打上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这家伙年纪轻轻就这么会作秀，不可等闲视之！

待大家平静下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赵所长打开放在膝头的日记本，开始讲自己的工作思路：咱们所的现状，我不想多说什么了。我有个想法，咱们所要打翻身仗，必须三个轮子一块儿转！

看大家一脸茫然，赵所长解释说，以前咱们常提两个轮子一起转，一个轮子是业务，一个轮子是政工。不错，在计划经济下，只要这两个轮子转起来，各项工作呱呱叫，就上去了。现在呢，市场经济了，光两个轮子转不灵了。要想跑得快，必须再加



一个轮子——抓经济、抓创收。说白了，就是抓钱！大家算算，咱们要在“三大战役”中争第一，得多破多少案、多抓多少人呀？

赵所长掰开了手指头：调查、取证、追捕，哪一样没钱能行？你们看，大家加班熬夜，先不说加班费，吃点儿夜宵总得花钱吧！这警车一趟一趟地往外跑，汽油得花钱吧！上外地要差旅费，在所里要电话费、水电费，哪一块差一个子儿都不行。另外，大家辛辛苦苦、累死累活地付出那么多，就算你们不提，我们当头儿的能无动于衷吗？多少得让大家有点儿补偿，对家里也好有个交代吧！

赵所长把食指与拇指闭合成环状，象征着钱：你们看，说来说去都是一个“钱”字！这钱从哪儿来？指望谁给？不知道大家是否清楚，咱们民警每人每年的办公经费有多少？按这个算，咱们全所十九个人，全年办公费是多少？大家说，够干啥的？指望谁去？……

小何记着记着，就走神了。要是真有夺得“三连冠”的那一天，那今天这个会就是城关所的“遵义会议”了。

赵所长的话像黑云压顶，人人心里都沉甸甸的。眼看大家的心凉了半截，赵所长才及时地“拨开乌云现太阳”：所以，我的观点是，不会抓钱的所长，绝不是称职的所长！我在城关所一天，就要为所里抓一天的钱！

接下来，调兵遣将落实这件事，由副所长贾广全具体负责。从基础组把民警小方抽出来，不再管户口段，直接归贾副所长指挥。另外，再配上所里临时聘用的一个会计、一个专在市场上收治安费的收费员，组成了一个收费班子。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咱们集思广益。赵所长连说两遍，没有回应。

小何盯着赵所长的脸，总觉得眼熟，很像一个人。那消瘦的



面孔、略微下垂的眼睑、紧紧抿起来的嘴唇，以及由此绷出来的两道深深的八字纹，给人一种冷漠的感觉。特别是那双原本很大，却由于眼睑遮挡，给人一种“吊三角”错觉的眼睛，时刻流露出一种自负的神情。对啦，他太像巴顿将军了！不过，他比得了人家吗？

其他人领受完任务都走了，赵所长把贾副所长留下来单开小灶：贾副所长，我给你一个月时间，把辖区内所有的治安费、暂住费、联防费按规定通通收上来。昨天我让会计翻过账本，去年只收上来不到百分之四十，怎么回事？都让咱们自己人贪图小恩小惠，照顾这关系、那熟人，乱开口子，给开黄了！你说，这两万多块钱收上来，咱们干啥不行？硬邦邦地拿它改善办公条件、改善咱们民警的待遇，不比在外低三下四地沾点儿好处强？

指导员插话说，让人家看不起不说，时间长了，出个经济问题，麻烦可就大啦！

赵所长点了点头：所以，从现在起，确有特殊情况需要照顾的，只有我和指导员有权决定。贾副所长，补上去年的，再加上今年的，一共五万多块。按时收上来，我给你们奖励！

不行！指导员摁灭烟头，冲贾副所长挤眉弄眼地做了个鬼脸：这五万块是该收上来的。收上来只能算完成任务，奖啥奖？！除此之外，多收上来的，我和新军给你们提成。有事我们担，怎么样？

这回轮到贾副所长说不行了。他这人平时口吃，但不明显，一到急的时候，可就要命了。他脸涨得紫红，脖子上的筋绷起老高，一双手摆得像风卷荷叶，嘴里就是说不出来。

哎哟，贾大将军，这点儿事就急成这样？指导员撇着嘴扔给他一支烟，打着打火机，笑嘻嘻地伸了过来。贾副所长连吸了几口，果然嘴里舒服多了：我不是冲这奖励。我是说，这钱就那么好收？要是好收，去年咋才收了百分之四十？还一个月内收完



哩，说实在的，到年底我能弄齐了，我就是贾大元帅了！他边说边下意识地往两边捋他那油光锃亮的中分头。

贾大将军，这就难倒你了？平时上天入地，所里一帮小兄弟都让你给唬得一愣一愣的，现在没辙啦？哎，不行咱就换人。指导员从鼻孔里喷出两道笔直的烟柱，对他表示轻蔑。

贾副所长又有点儿口吃了。他猛吸一口烟，借着一泻而下的烟幕，把话带了回来：指导员，你这是咋说的！咱兄弟们平时在一块儿胡吹乱侃，想啥说啥，不是落个开心嘛！现在说的是工作，咱老贾能拿工作当儿戏吗？好好好，咱老贾恭敬不如从命，试试看吧。

三

赵所长窝了一肚子火，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桌上泡的方便面早凉了。那一根一根吸足了水分的面条，白膀膀的，让他一看就恶心。

中午下班人少，他到楼梯拐角下的小号转了转。里面关了两个偷自行车的，蓬头垢面的，正在呼呼大睡——打昨晚被“联防夜卡”抓来，审查了一夜外加一个上午，也够受的。按规定，号里关了人，就得有人看守。为此，所里专门配了一个联防队员看小号。

赵所长里里外外找了半天，也没见看守的人影。推开值班室的门，只见小何正低着头整理报警登记簿。你跟谁一起值班？赵所长劈头就问。

我和小万。小何抬起头来。他虽然眼神不好，但也能立刻看出头头面色不佳。

那小号里关了两个人，你们知道不？赵所长冲门外一指。

知道。小何心里琢磨，头头在生什么气呢？他刚刚去过一次

小号，没什么事呀！

知道？那看小号的人呢？赵所长见小何慢条斯理的样子，心里更火。

中午了，小万让他上外边吃饭去了。我们都是替换着吃饭。小何向头头解释着。

那小万咋也不见了？这号里关着人，就应该二十四小时有人看守。你们是干啥的？唱“空城计”的？出了事咋办？……赵所长急赤白脸地说了一半儿，又停下来，心想，人家小何不是老老实实地在这儿嘛，你跟人家急、跟人家喊什么？这是小万的事。

刚上任，他就听说了小万的“大名”，人称“万大胆”。这人逢事爱耍个小心眼儿，工作上也有点儿能力，就是干事没约束，时不时地捅个不大不小的娄子。大家说他是“早上听表扬，下午挨批评”，几乎成了规律。

小万干啥去了？赵所长缓和了一下语气。

小万……小何犹豫了一下，他不是那种喜欢饶舌的人。

小万本来在小号看人，可刚才他媳妇风风火火地跑来，说是他小孩儿舅舅跟人打架，让车站派出所关起来了。小万说这会儿正在看人。他媳妇心里火烧火燎，急得不行。两个人在大门口叨唠了一阵，小万让她闹得实在不行，跟我打声招呼就走了。小何觉得还是实话实说好。

小万的媳妇，赵所长没见过，但略有耳闻。据说小万闯祸挨批，一多半都是因为她和她的家人。她娘家在车站广场摆摊设点做生意，钱是挣了不少，但也惹出很多是非。有了这个戴大盖帽的女婿，自然什么都要靠他出面摆平。其实他出面倒也没啥，哪里都没规定警察不准为自己家人办事。问题是，小万的小聪明常常耍过头了，很多事情越摆越不平，其结果就是经常被人告到分局或所里。

小万来了，让他上楼找我！赵所长觉得自己的肚子已经饿得